

H家在海南

H草木芳华

海南有座济公山

■ 刘宇

移居海南二十来年，自以为跑遍了海南的山山水水，读懂了海南。可就在前不久，与一位朋友谈及海南的山水，他告诉我离海口不远的澄迈有一处还鲜为人知的济公山，风景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济公来过海南？朋友言：济公山是近些年才叫开的，原来也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山，大概在90年代，山民们开山造石，挖出了一个形似济公头像的山石，由此便称之为济公山。

为此，我专门抽了个周末，想要去看个究竟。在朋友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兴致勃勃向济公山出发。中线高速文儒镇出口，就看到有济公山旅游景区指示牌，牌子不是很大，小小的，不留心还真就给忽略了，我琢磨是不是与该景区还未启动开发有关。按照指示牌不大一会儿就到了山脚下。说是山脚下，抬眼一看山不高，不是什么崇山峻岭。但满眼望去的确是郁郁葱葱，起伏有致。我们顺势沿着山道往上走了百十余米就来到了济公石像跟前，举目一瞧，说实话，还真有点像济公和尚闭目沉思的样子。石像矗立在一块大石壁上，四周大树参天，绿荫环绕，天蓝，树绿，花艳；虫鸣，鸟叫，石静。我们逗留了一会儿，不忍打搅济公的思绪，继续沿着旁边的山道向山顶攀登。路不险要，山不陡峭，不知不觉就到了。山顶是由几块巨石组合而成，攀岩而上，便可登高望远。大地收在脚下，极目楚天舒；只见远山天际，山天一色，巍峨耸立，目光收近，下面树木丰茂，林海滚滚，层林尽染，不远处还有一个水库，碧波荡漾，波光粼粼，犹如镶嵌在海中的镜子，倒影着山的重叠，树的高低。我只能赞叹大自然给我们的厚爱，赞叹澄迈的这方水土，这景色确实如诗如画。只可惜的是这美丽景致还藏在深闺人未识啊。

看完风景，我们沿道返回，临近山脚，同行的当地人说，旁边还有一处大圣佛，周围奇石林立，象各种动物的石头就有72处之多。这陡然引发我的兴趣，二话不说，即刻前往。往西的山路行进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一处人为的佛像存放地，大大小小应该有八九个吧，中间位置摆放的是孙悟空大圣。背靠青岭，面对群山。果真又是一处好景致。四周各样奇形怪状之石全部隐伏山渊林中，很是有趣，不过要把它们全找出来还真不是一件易事。看样子这山有仙气，所以有信众不惜千里从福建雕刻这么些佛像，运至这里。据说佛像运抵这里，天空还发生了奇景：是日，艳阳高照，佛至，飘来一朵云，如伞，挡住炽热的阳光；安放完毕，天空的云彩又换变为苍龙形状，接着雷声轰鸣，电光闪射，大雨而至，雨后彩虹显现。我不禁浮想联翩：是山神显灵，还是山中有灵？是不是山上72种动物都是大圣老孙变的？他这是要回来找寻？不管怎样，山外青山，楼外楼，我在这里享自由。这山，这地，这水，就看你如何去发现，怎么去利用，怎么去讲故事了。

听说济公山已被澄迈县政府规划为旅游度假区，我为这一规划鼓掌。因为确实济公山区域风景独好，山色秀美，又背靠海口，完全可以与海南南部相呼应，承接起海南西部和中部的旅游枢纽，对于海南今后形成海南大旅游圈很有实际意义。

五指山的月

■ 曾洁

又是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了。

入夜，盈盈明月悄悄爬上树梢，爬上了山。山雾如轻纱将其笼罩，更显得朦胧皎洁。

五指山的夜如此纯净、静谧，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小路上漫步，或是在草地上赏月，都将情不自禁沉醉于这片银色的世界之中。

渐渐，明月上了枝头，树舒展着臂膀，仿似邀约天下客，与你共赏山城月儿之美。只见一轮月儿纯净清亮，香樟树苍翠挺拔，山城月夜静谧怡人。

站在高处赏月，视野开阔，空气纯净，且远离灯光照射，观赏效果绝佳。中秋在山城赏月，月亮看上去要比其他地方大而圆。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月亮就高悬在天幕上。夜幕下的五指山，更显示出山峰的轮廓，宛如五指峰的剪影，看上去十分美丽迷人。

漫步小溪边。抬头仰望天空，只见深邃的夜空中，挂着一轮圆月，周围有几丝云雾在飘绕，月儿发出淡淡的银光。朦胧的月色投下神秘的影子，在水面上撒开浮动不定的银辉，好似银鱼儿在那里跳动。整个溪面像一面开阔的明镜，像一块无暇的白玉，像一条缀满宝石的长绸带，风一吹，波光粼粼。捡起一块石头投进小溪，顿时激起了层层涟漪，逐渐扩大扩大……水中的月亮也随着波纹变得跌宕起伏，跳跃着，跳跃着……

“月到中秋分外明”，果真如此。中秋的月儿散发光芒，洒下皎洁的月光，那么温柔，如轻纱一般，映出了我的笑脸。

小叶榕树

■ 惠惠

榕树的品种很多，分布很广，我在福州见过，是小叶榕；在成都见过，同样小叶榕。在海南小叶榕为多。海南之外的地方阳光不酷，水气不足，榕树都长得比较规矩，就是一棵树，不像海南小叶榕树离奇古怪，树杆和枝条飞龙走凤，变化多端，光看海南榕树胡须飘飘，树下空气清新湿润的样子，就是一位不同凡响的长者。

从小生活不易，特别敬仰生命力顽强的榕树。榕树常常生长在不该有树的地方，比如石头上，比如台阶上，比如墙壁上。可是这些地方常常有榕树的身影。榕树可能与人一样感叹自己的身世，我怎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呢！家穷，人也得活着。发一点芽，抽一点根，一个生命成长了。有水和阳光就行，一条细细的根伸展出来，好像乞讨，它不吭声；好像侵略，它

很畏缩，谦卑得让世界不知不觉。庄严肃穆，宏大建筑的台阶上，发现一棵绿油油的小榕树，让人吃一惊。让人好奇的还有高楼上的榕树，不知它们稚嫩的根怎样熬过石缝里的酷暑与干旱，人们看到的是它在大楼上面上枝叶茂盛，迎风招展；它们的根扎在砖石缝隙里，青白色的网状根系把一片墙包住，成为高楼的一道风景。楼是死的，树是活的，树往往抢去楼房的风头。最好看的是石墙上的榕树，青白色的根把青灰色的石砖勒紧，有机物与无机物浑然一体，墙就是树，树就是墙，树墙一体，成为南国乡村的一道奇景。

长在树上的榕树比较让人揪心，有人称之为植物的绞杀。一棵树，比如棕榈，它的叶柄间不幸承接一坨鸟屎，一棵榕树在它身上诞生了。棕榈叶柄间的腐烂物多，营养特别丰富，榕树成长容易；榕树还是不放心，它的根是向下发展，

不抵达大地，总是不放心。不知什么时候，榕树的根已经把油棕树紧紧勒住，像市场小贩用草绳捆绑海蟹一样。这样的景观不用走远，海口公园西边跳舞的场子里有。公园东门湖边也可看到，不过这里支撑榕树的不是棕榈，是一棵不知名的树，两棵树缠在一起，遮出一片阴凉，市民在树下剃头掏耳，讲古。

看起来，榕树不寄生，它不从自身的树上夺取养分，也没有绞杀别的树的生命，它们只是一起生长，就像棕榈下跳舞的男人和女人，湖边剃头讲古的芸芸众生。海南人对小叶榕树很有感情。海口的别名叫椰城，如果椰城被别的城先叫了，海口有可能叫榕城。榕树可以单独成林，单独一棵树成为风景的，可能只有榕树；让它的主人蠢蠢欲动，想圈起来收门票。定安县翰林镇那头，有一棵大榕树，须根变成树干，须根越来越多，树干越来越密，成一片

林，占地三五亩，传说红军曾在树下开大会，能荫庇很多人。本人曾去看过，那里阴凉，空气如水，树下坐一阵子，浑身舒泰，像洗凉水澡一样快。

海洋给海南人很多便利的生活，可是海南人极少有小说写到海的。榕树给我们很多欢喜与启迪，它在文人的笔下遭到同样的命运。曾有一位乡下来的作者，谈到自己村头的榕树，他充满伤痛，感慨万千。他说，村头的榕树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枝繁叶茂黑压压像一座巨大的亭，树上树下曾发生许多故事。法国传教士曾在树下讲上帝；村民曾在树下锻刀造剑反抗日本侵略；日本兵曾在树上吊杀抗日志士；红军战士曾在树下练习装卸枪械和射击……好啦，俱往矣！近年来，榕树下成村民喜庆的去处，纪念先人的公期，榕树下能摆下十五张桌子！沼气池建设啦，厕所改造啦，新乡村建设啦，精神文明建设啦……都在榕树下开的大会。我听得感动，建议作者就此写一部小说，名字就叫榕树下。

过些日子，作者复来，问起小说事，作者垂头丧气，他说，榕树死了！

看见作者泪汪汪的样子，我不好说话，我说什么呢？

H诗路花语

中秋节

■ 孙文波

刚才我很快乐，犹如喷射的水柱一样快乐；我站在窗前用它冲洗玻璃上的灰尘——明亮的天空中一架飞机被我看见；我想把我搁在飞机上飞到另一个地方——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总是在另一个地方——想到这些，我就想到所有认识的人，我多么希望与他们在一起，让他们像烟鬼分享手中的最后一支烟，分享我的快乐——一会儿，我还要扫院中的落叶，还要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但我在里面，我的快乐比不上水柱快乐。

残荷

■ 陈海金

远天的雁鸣
击碎池水的心
所有关于爱的幻像
就黯然失色
荷叶缩水成一只灯罩
任曲直交错的水墨线条
书写浓浓的秋意
藕娃摆渡甜蜜的梦
摇橹声
悠长成一支摇篮曲
当最后一粒莲籽
钻出莲蓬
一只空空的蜂窝
垂头叹息
仿佛一挂遗失音符的风铃
在季节的窗口颤抖

天上什塞

■ 崔湘青

城市嘈杂，
向大山深处讨一份清净。
一只黑尾公鸡碗，
让你新奇。
糙米粥，小咸菜还有红薯玉米，
粘着鸡屎的煮白蛋，
你吃掉的不是粗朴的早餐，
而是起家的寓意。
你这个体面的乞儿，
向青山作揖，
临绿水照镜。
满山野的鸡蛋花，
欠一场盛宴，
勾不走眼睛。
一只肥白的大鹅，
摇摇晃晃，
轻颤时光的羽衣。
劳作的老妪，
也许是一只肥美的黑鹅，
飞过枝桠，
艳丽的头巾，
是团簇的三角梅？
花鸭子就窝在阳光小道，
人来人往，不惊不扰。
你枕着蛙鸣噪睡去，
你在蛙鸣噪中醒来。
昨夜的山兰酒，
一下子就被人拿住了，
像乱窜的小牛，
可着劲儿上头。
你和夕阳和朝霞共配颜。
紫藤漫过容颜，
生出纠缠的发。
止于微醺，一场浅醉如痴。

中道西术 精研深耕

—序《问道》

■ 厉以宁

2015年，是我从教60周年。

60年来，师生教学相长、亦师亦友，是我人生的最大财富。作为我的优秀学生之一，景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求学期间，敏而好学，经常到家中求教。学业结束后，师生虽不常见，但每次见面交谈总会有思想火花。

“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涨潮时。”我的老师陈岱孙先生常说：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旨在经世济民。

只有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才能触摸经济脉动，体察民众愿望。

景柱作为学者型企业家，注重学以致用，知行并进，治企不忘治学，治学不忘忧民。他长期扎根在教学科研一线，致力于中西文化两融合、产学研三统一、文理工商四贯通。打通企业界与学术界的壁垒，将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这在当下，实属难得。

更加难得的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作者融合百家，提出了“中道西术”的思想观点，意在将中国世界观与西方方法论相结合，形成中西交融的管理哲学。他用以管理自己经营的各个企业，取得了一定的绩效。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

型企业”群体正在形成，景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在我看来，企业家固然要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能力，更要有思想。“思想型企业家”不是空谈家。他们善于融会贯通经济社会、商业伦理、文化人性等深层次问题，并将其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商业模式可以复制，人才队伍可以重组，而建立在企业思想体系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和理念无法复制，是企业真正的灵魂。

景柱的《海马哲学》既是企业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既是管理大法，也是行为准则。它可看作企业的思想核心，也可看作一部理论落于实践的教科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企业带给人类社会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其一，他把“法礼共治”融入企业管理，探索中国企业经营之道。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沉淀的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应充分考虑文化及社会伦理问题。他认为，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企业管理，需要礼治，更需要法治。礼治具有自觉性、意识性；法治具有强制性、规则性。惟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将伦理和规则结合，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法礼共治”是将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文明相结合，是作者“论语+算盘+法治”思想的实践结晶，也是中国企业独特的经营管理之道。

其二，他把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结合，形成系统的企业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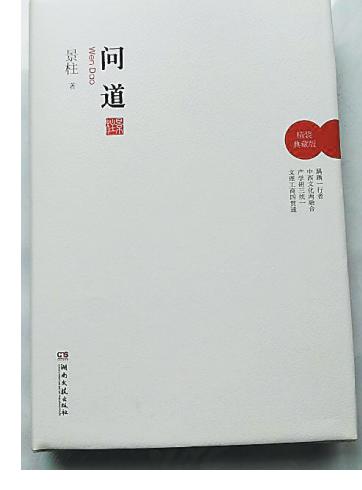
企业哲学就是企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最高层次的价值思考。企业哲学能够让企业站在思维前沿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前景做出超前的判断，行而贯之，就能形成企业的思想力和执行力。

景柱的《海马哲学》既是企业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既是管理大法，也是行为准则。它可看作企业的思想核心，也可看作一部理论落于实践的教科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企业带给人类社会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景柱在繁忙的产业实践中，坚持读书学习，勤读有字之书，善读无字之书。《“+互联网”之辩证》《国学之辨析》等文章直言热概念中的冷思考，痛陈社会的沉疴流弊，难能可贵。

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在民间。

要适应后工业化阶段的“新常态”，民营企业家仍应坚持知行合一，登高谋远。这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希望包括景柱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问道》
作者：景柱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6年5月

作者简介
景柱，1966年10月生，河南兰考人，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海马集团董事长，湖南大学新能源汽车研究中心主任。科研成果十一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是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2004DGQ3D117）负责人。著作百余篇，专著有《中国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兰梦思絮》《行者》《海马哲学》《问道》等。

H节间词话

月饼情思

■ 符忠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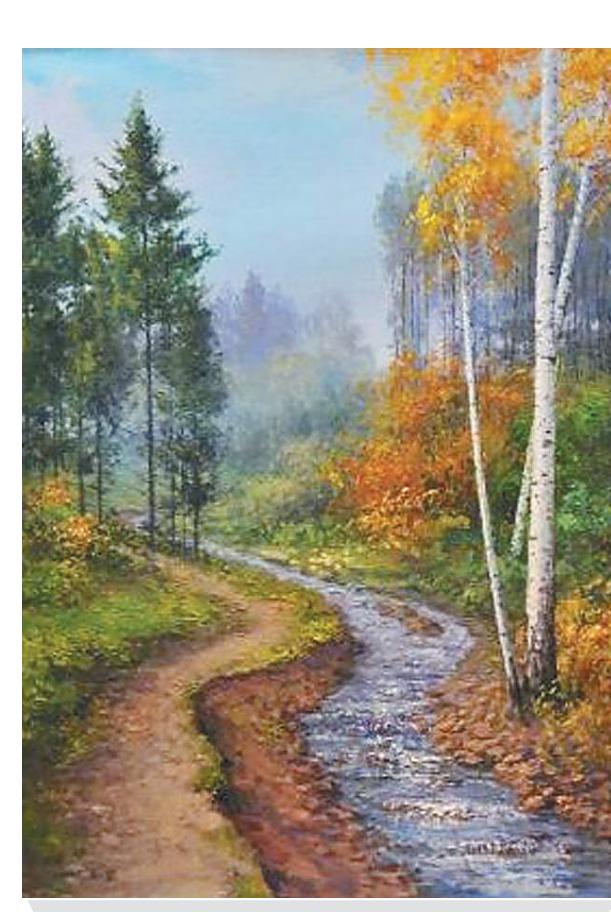
福了。那黄橙橙、香喷喷的酥油皮，用木茨粉拌西瓜籽，冬瓜糖、糖灸陈皮做的馅，那个香，那个甜，那个酥，可谓天下第一美食。这是我第一次吃月饼，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了。村里一位族叔在县城的国营食堂当糕点师傅，是做月饼的高手。每逢暑假，他就会叫我去市场摊点捡西瓜子、柑橘橙皮晒干，卖给他们做月饼馅，换月饼吃，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易货贸易的初级阶段了。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兄弟几人中秋节的口福和欢乐。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家欢度中秋又增添了一项喜庆：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台湾当局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我那从未谋面的二舅父，解放前夕被抓挑夫，去了台湾，时隔四十多年，特意选择了中秋时节回故乡团聚。青年出去老年归，未改乡音白发催；兄妹团喜同拥泣，椿萱墓前诉心扉。

改革开放的政策使祖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物质开始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月饼已不是奢侈之物。爱吃的老人不多，连小孩也不稀罕了。但不论过去现在，我都特别喜好民间老字号作坊生产的月饼，因为它见证了岁月的沧桑，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改善。

最近20年的每个中秋节，我都会到茶馆里买几筒刚出炉的月饼尝鲜。每当夜幕降临，邀几个好友或邻居，在院子里摆上茶几，泡壶名茶，围坐一起，天南地北，谈古论今。叫老伴把每个月饼切成四块，在微波炉里热一下端上来。大家都说我家的月饼好吃，很香，叫我老伴再来一盘。我笑着说：“每人一个，恕不多给，想吃明晚再来。”



《小路》油画 解玉宝 作

故乡之恋

■ 靳维华

炊烟袅袅
老屋还在，那棵老树还在
我的童年在那条小小河里嬉戏，还在
就连我压塌的蚂蚁洞房，还在继续着婚礼
母亲还在，打着眼罩望我的身影
父亲，拿着镰刀
在田野里割着麦
记忆
像戛然而止的机器
把龙鸣豆在那
成为永恒

处暑

■ 许起鹏

暑处秋高风雨急，
月镰闪闪映日暮。
河灯飘荡迎秋祭，
鸭子扑通波水嬉。
鹰猎鱼翔天始肃，
禾登稻熟地开犁。
滋阴润燥养生气，
济世豪情满际涯。

